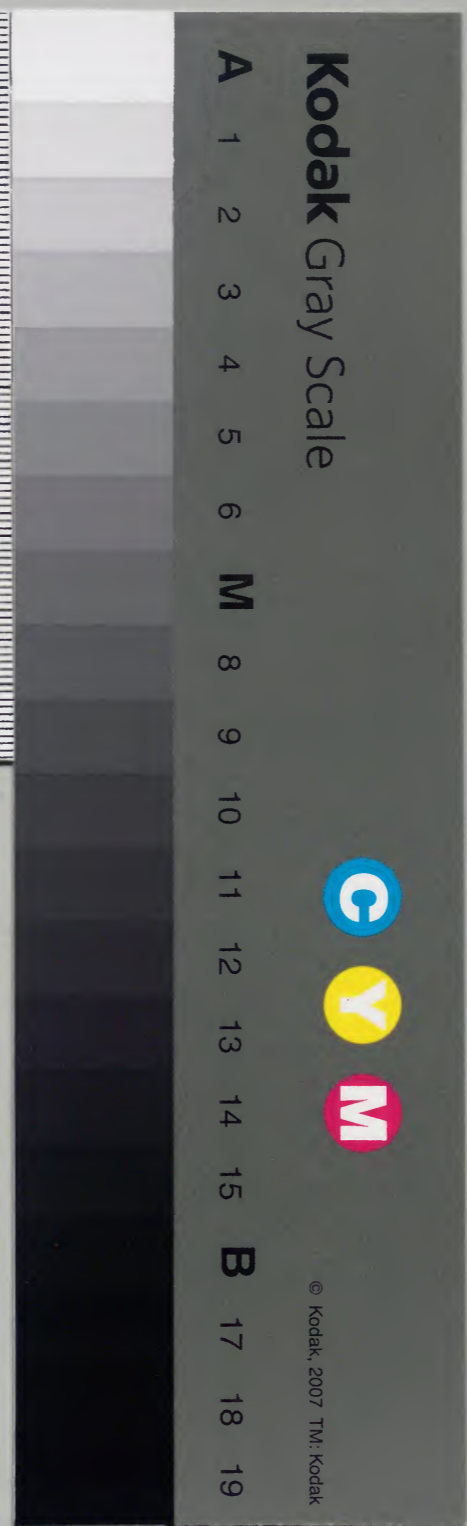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〇二六	一四二	一〇	一〇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函
三〇二六	一四二	一〇	一〇
三六六	二四	二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26
冊數	10	(6)
函號	366	86



駢志卷之十一

已部上

推終始五德之運

陳終始五德之傳

史記駢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
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

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
大之至于每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字者所共術大並
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至窈冥
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

淺草文庫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殖物類所殫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因天

地割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大並世盛衰者

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

漢書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

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張蒼以為非是罷

之其後黃龍見成紀于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

立土德時歷制度更元年蒼由此自詆謝病稱老師古注曰

傳謂傳次也

羲和浴日

羲和浴月

山海經東南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

羲和方浴于汭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言生十子各以日名

名之故言生十日數十也郭氏傳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

故啟筮曰空桑之蒼々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

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

羲和之子出于湯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

時其後世遂為此圖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

于甘泉中以效其出入湯谷虞淵也所謂世不失職耳

又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

占風鐸

相風旌

開元遺事云唐岐王宮中于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
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占風鐸
又五王宮中各各于庭中立長竿挂五色旌于竿頭旌之
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傳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
知四方風候

鑽燧改火

浚井改水

禮儀志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可去溫病
也

正旦獻鳩

正旦獻雀

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
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
君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而欲生之不若禁
民勿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
孔叢子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于趙王而綴以五絲王
大悅申叔告子頊子頊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
示有生也子頊曰此委巷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且又不
順夫雀者取其名則宜受之于上不宜取之于下一國
之王受民雀將何悅焉

七月曝書

七月曬衣

崔寔平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設酒脯又世說郝
隆七月七日見隣人皆曝曬衣物隆乃仰臥曝腹于庭
曰我曝腹中書

竹林七賢傳阮咸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
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絺錦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
犢鼻于庭中又楊園苑疏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閣
常至七月七日宮女出后衣登樓曝之

河神劈山
山神劈流

西京賦注云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
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一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

手擘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今岳
上有指掌之形首陽山下足跡亦存焉
水經注廬山有神廟甚神能分風劈流任舟遣使行旅
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為二劈流
為兩

聖人窟

君子澗

水經注河水北出虞山東南經傳巖歷傳說隱室前俗
名之為聖人窟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巖輪坂亦謂之輪
橋傳說傭隱止于此

又晉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夙

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
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斃冢奉尸資費一
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貨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曰君子
也即名其津曰君子濟

智水

愚山

水經注谷水出漢北即智水也北祭聽山山下有穴水
穴水東南流歷平川中謂之智鄉水曰智水川有唐公
祠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字通得仙入雲臺山合丹脈
之白日昇天鷄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田之鼠乃
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

升仙之月壻之行未還不獲同借雲路約以此川為居
言每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為異因號為壻鄉故水亦
即名焉

又時水西北逕黃山東又北歷愚山山東有愚公塚時
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谷谷有桓公時公隱于溪隣
有認其駒者公以子之山即杜山之通阜以其人狀愚
故謂之愚

火井煮鹽

石磧成鐵

華陽國志臨邛縣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
郡實之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火井江有火井夜時光

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声火焰出
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炷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
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
無幾也

又古石山有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
因置鐵官有鐵祖廟祠漢文帝時以鐵賜侍郎鄧通假
民卓王孫歲取千疋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
天下又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山有砮
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

斯調國火洲

崑崙墟火山

異物志斯調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
秋冬自滅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更活秋又火皮
灰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
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搜神記崑崙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于炎
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采則其鳥獸之
毛也漢世西域薦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
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若之典論明其
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
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子子石經
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于是刊

滅此論而天下笑之。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半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出外，面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為布。傳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燒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嘗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燁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鹽田
鹽池

述異記曰：河東郡有一大沃，中產鹽，引水沃之，則自

成，號曰鹽田，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

又張掖有鹽池，自然生鹽，其鹽多少，隨月增減，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

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

水經注：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沂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加疾也。

宜都記：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

猿鳴至清山谷傳響冷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袁
宏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每
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躅此境既至欣然始信之
耳聞不如親見矣其疊嶂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
林木葉森離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瞻俯映彌奇流
連信宿不覺忘返司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
觀山水有靈亦當警知已於古矣

凱風自是出
條風自是出

山海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多怪鳥凱風自是
出

又令丘之山無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
是出

風陵
風堆

水經注函谷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独秀孤峙河
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堆者也

水經注高平縣西十里有独阜上有故臺側有風
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為風堆又長寧水所出南山上
有風伯祠春秋祭之

風山
風穴

風井

水經注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著瑟習常不止當其衝飄也而略每生草蓋不定眾風之門故也

又湯井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岸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葉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凌人不可暫停

又風井山迴曲有異勢穴口大如盆袁山莊曰夏則風出之則風入春秋分則靜

重人穴
僵人峽

水經注鄠水南流世謂之溫水泉側有重人穴中有

僵尸戴延之從列武王西征記曰有此尸今猶在夫物無不化之理魂無不遷之道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偶之狀喻其推移未若正形之速遷也

又瓦亭川水西南流歷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穴故岫壑取名為鞞鞞穴直上可百餘仞石路逶迤劣通單步僵尸倚窟枯骨尚全唯每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童兒時已聞其長曰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

移山
逃石

水經注移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且而山移水南故

山以移為名蓋亦蒼梧郁州佐山之類也

又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圓五百尺耆舊傳言石本桂陽武城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來見嘆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靈石

孔山上有穴如車輪

孔山上有穴出佳乳

水經注河水南合溪口水出孔山南歷溪西流注于河孔山之上穴如車輪三所東西相去各二丈許南北直通故謂之孔山也山出蒲城西三十餘里又易水東逕孔山北山下有鍾乳穴穴出佳乳採者篝火尋炒入穴里許渡一水潛通流注其深可涉于中衆

穴竒分令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趨每于疑路必有歷記返者乃尋孔以自達上又有大孔壑達洞開故以孔山為名也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其側有鍾乳穴又水經注陰陵縣之陽亭北小屈有石穴不測所窮言穴出鍾乳又大洪山下有石門夾障層峻巖高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得鍾乳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射冰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

石魚山

石鷺山

水經注石魚山下多玄石山高八十丈餘廣十里石色

墨而理若雲母開卷一重輒有魚形鱗鬣首尾宛若刻畫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因以名之
又石鸞山其山有口紺而狀鸞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鸞羣飛颯颯如真鸞矣羅君章云今鸞不必復飛也

醉石

醒石

廬山記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常醉眠其上名曰醉石
唐餘錄李德裕于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宝惜醉即踞之

褒漢丙穴出嘉魚

柏枝丙穴出嘉魚

水經注褒水東南得丙水口水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于丙穴良木攢于褒谷
又柏枝山下有丙穴方數丈中嘉魚常以春末游渚冬初入穴抑褒漢丙穴之類也

鳥鼠同穴

魚龍同穴

水經注鄭玄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

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為鷓，似鷓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安國曰：共為雌雄。杜預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言不相為牝牡，故因以名山。

烟從山出

火從地出

西域記：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治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風俗記：司圖陰縣西五十里有瀉門亭，天封苑火井廟。

火從地中出

同音

石廩

石倉

臨川記：石廩其中可容千斛。廩開則歲儉，閉則年豐。鄱陽記：錢倉石在饒州，石形如倉囤。昔漁人夜宿石上，忽見石開，窺其石中有錢，取之盈艇，因名焉。

弱水西流

弱水南流

禹貢：弱水既西。鄭氏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舊唐書：東女國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

牛皮為船以渡

三月五變

千年一清

易乾鑿度云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日清變為白變為赤變為玄變為黃各三日

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又云黃河清而聖人出

半月東流半月西流
子時潮上午時潮落

寰宇記云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

廣西志桂林府聖水巖側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十五年有一大潮

一月再增再減
一月十溢十竭

水經注潮汐塘水一月再增再減盈縮以時未嘗愆期同於潮水因名塘為朝夕塘

又漣水東南流注于淮水又東南流而又與潁水合水道源近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月之中十溢十竭信若潮流

石門貪泉

橫流貪泉

晉書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桓玄欲救嶺南之弊以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別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飲此水一軟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又南越志石門之水俗云經大庾則清穢之氣分飲石門則緇素之質變即吳隱之酌飲之所也又寰宇記隱之罷郡見妻篋中有沉香一片遂投石門內水中後人謂之沉香浦亦曰投香浦

水經注橫流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以為貪泉飲者輒冒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泉矣廉介為二千石則不飲之昔隱之挹而不辭豈為能溷其真乎蓋亦惡其名也

盜泉

狂泉

淮南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尸子孔子至于勝毋縣暮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又論語撰考識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毋曾子歛襟 元和志盜泉在泗水縣源出高徑山之陰南史宋袁粲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

國人既茲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至。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懼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

方湖

員淵

拾遺記：負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迴千里。

又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

矣

好溪

愚溪

地理志：處州東十里有愚溪，多水，怪。宣宗時，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潛去，民謂之好溪。

柳河東集：愚溪詩序云：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漢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漢水上，爰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

窮水

富水

水經云：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注曰：豐水亦曰窮水。

音戎。茲声相近。字隨讀轉。流結為陂。謂之窮陂。塘堰雖
淪。猶用不輟。陂水四分。農事用康。北流注于淮。
又大陽山水有二源。大富水出山之陽。南流而左。合小
富水。小富水出山之東。而南。逕三王城之東。前漢末王
匡王奉王常所屯。故謂之三王城。中有故碑。文字闕。城
落不可復識。其水屈而西南流。右合大富水。俗謂之大
泌水也。

粉水
錦江

華陽國志。漢初。犍為張君。為太守。忽得仙道。從此升度。
其祠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膏暉鮮芳。貢粉。

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江州。墮休粉也。

又云。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
錦里。

大翻山溫湯

徐無城溫源

魏土地記。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翻小翻山。山上神大。
名大翻神山。屋東有溫湯水口。其山在縣西北二十里。
峯巒四十里。上廟則次仲廟也。右出溫湯。療治萬病。泉
所灑之麓。俗謂之土亭山。此水炎熱倍甚。諸湯下足便
爛。人體療疾者。要須別引消息用之耳。
水經注。溫源之水。養疾者不能澡。其炎漂以其過灼。故

魏氏土地記曰徐彊城東有溫湯卽此也

湯谷可以熟米

溫水可以燂鷄

水經注溫泉水出北山七泉竒矣熱特甚嗣駟曰縣有湯水可以療疾矣湯側又有寒泉焉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月未若水谷矣渾流同溪南流注淮水又東逕胡木山東流又會溫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竒毒痾疾之徒每能澡其衝漂救養者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湯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康達云熱如沸湯可以熟米飯之愈百病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飯多少自在四十月後身中萬病愈

三虫死字道遭難逢危終無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卽南都賦所謂湯谷湧其後者也

又溫水出竟陵之新湯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垠岸重沙端淨可愛靜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声則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燂鷄洪潤百餘步冷若寒泉

火井

湯井

水經注火山上有大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則烟騰火又火井東五六尺有湯井廣輪与火井相狀熱又同

以草內之則不然皆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為目

居民釣魚者先請

路人摘花者先請

水經注長揚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鉤餌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樹木摧折

又長揚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敢採取又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微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偃而輪不得過越不偃而輪輒凶

獲輪于桑乾泉

得筮于長揚漢

水經注桑乾泉潛養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在山源之上世謂之天地方里餘其水陽暉不耗陰淋不濫無能測其源深也古老相傳言嘗有人乘車于池側忽遇大風飄之于水有人獲其輪于桑乾泉故知二水潛流通注矣

又袁山松曰往人有冬過風井山者置筮穴中風吸之經月還步長揚漢得其筮則知潛通矣

正月至十月匿之害人

三月至四月匿之必死

水經注永昌縣西北匿其郡西水左右具饒犀象山有

鈎蛇長七八丈尾末有歧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鈎岸上
人牛食之此水傍瘴氣時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
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
差可渡正月至十月匪之無不害人故郡有眾人徙之
禁防不過十日皆死也

又瀘峰最為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于晉太康中崩
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匪哉通而特有瘴氣三月
四月匪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胸吐五月以後行者差
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
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于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
曲羅下三百里始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四不行故

武侯以夏渡為艱

呪潮
射潮

高僧傳唐靈隱寺釋空達者以持密呪為務往時江潮
大至激射湖上諸山達為呪之忽一夜江湧中有偉人
至玄冠朱衣導從甚繁謂達曰身是子胥復讐雪耻者
非他也師慈心為物已尚余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
其車馬之喧因言其事自爾西岸沙漲彌年

吳越備史梁開平四年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潮
通江門外江湧晝夜衝擊沙岸版築不能就因余強弩
數百以射波頭又親祝胥山祠仍為詩一章函置海門

既而洶頭遂趨西陵乃運巨石盛以築籠植巨材捍之
城基始定其重濠壘斬通衢廣陌亦由是而盛焉 錢
塘遺事錢王射潮退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樣其大如杵
作亭路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義

七女池

五女激

水經注壻水東逕七女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
丈周廻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崩出銅不可稱計
得一磚刻云項氏伯每子七女造擲世人疑是項伯冢
水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堰月皆相通注謂
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

又沔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名曰五女激或言女父為
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復父怨故立激以攻城北今
淪于水亦云有人葬沔北墓宅將為水毀其人五女無
男皆悉巨富共修此激似今墳宅然激作甚工又云女
嫁為陰縣恨子家貨萬金而自少不從父語父臨亡意
欲葬山下恐兒不從故命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恨子
曰我由来不奉教今從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積土繞
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今石皆如半
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恨子是前漢人襄陽太守胡烈
有惠化補塞堤決民賴其利

相傳歷山

相傳首陽

括地志蒲州府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舜井又
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沃縣有歷山舜山又
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姚州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
皆云舜所耕處

路史夷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
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為洛東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
預阮籍之徒咸以為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即今二山
皆有夷冢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為疑按夷
冢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為中條一曰薄山
一山九名即蒼山也據河南郡境界薄去城東北十里

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冢所居而黃太史猶以或者指
武師渡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為是夫首山之
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有地曰首
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首陽則正在隴
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
亦有首山豈得徧為據邪石曼卿云死蒲阪者社周之
事而死于堯舜之區庶幾見揖讓之風焉則亦非洛陽
矣

舜井

禹井

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姚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陶

處也井曰舜井 水經注歷縣城南封山，上有舜祠，
下有穴，謂之舜井。封氏見周州城東有孤石，平
地，鑽出，俗謂之歷山，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
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井。
水經注會稽山之東有禹井，深不見底，東游者多探其
穴。

大禹所植

夫子手植

山川紀異漢陽縣西柏泉寺有古井，世傳大禹植柏於
大別山，其根盤曲直至井底，今柏根尚存。又大別山
陽太平興國寺前亦有古柏，俗傳禹治水所植者。

封氏見周記兗州曲阜縣文宣廟門內，并殿西南各有
柏葉松身之樹，高五六丈，枯槁已久，相傳夫子手植，永
嘉三年復枯，俗傳千年木療心痛，人多竊剝之，樹身
漸細，去地丈餘，皆以石壘泥封，猶不免焉，亦有取為笏
者，色紫而甚，充澤，宋宗時二樹猶在。

孔子履

孔子車

孔子硯

孔子甕

晉書武庫中火，張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
故累代之室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
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
水經注夫子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門東向，母徵在中間。

南面夫人隔東一尚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
朴云平生時物也 魯人藏夫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
路所請者也 獻帝時廟遇火燒之 永平中鍾離意為魯
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
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
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 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
堂牀首有懸甕意石孔訢尚何等甕對曰夫子甕也背
有丹書人弗敢祭也 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
示後賢耳 祭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
吾車拭吾履 祭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
意即召尚伯果伏焉

晏子宅

晏子冢

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
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
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
利也敢煩里旅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
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旧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
非宅是卜維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
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 吾敢違諸乎卒復
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水經注府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府桓晏嬰冢宅左傳

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為諷曰吾生則
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崔鴻
十六國春秋慕容德如封城登宮丘望見晏嬰塚顧左
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一賢人達者而生安
近世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洲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
臣先人平仲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改在家門
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拔地而葬乎所以不遠城
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德悅之

蘇秦宅

蘇秦家

洛陽伽藍記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里寺南

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
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
得者為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
舊宅當時元義秉政割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予
之

又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西北角有蘇秦塚
冢傍有室明寺衆僧常見秦出入北冢車馬羽儀若今
宰相也

屈原宅

賈誼宅

水經注枳歸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廢

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須廟。搗衣石猶存。故直都記曰：姊婦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屈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即離騷所謂女須嬋媛以詈余也。松又曰：父老傳言原既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隄異地。發流疾。故其性亦隘。又羅含湘中記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脚山。泊水又西為屈潭。即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于此。故淵潭以屈為名。昔賈誼史遷皆嘗至此。弭楫江波。投弔。羅淵

北有屈原廟。前有碑。

水經注：荊州郡解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飲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脚石牀。纔容一人。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

樊噲臺

韓信臺

水經注：壻水逕樊噲臺。南臺高五六丈。上容百許人。又壻水北有韓信臺。高十餘丈。上容百許人。

檢父堆

望母臺

水經注緱氏原開山圖謂之緱氏山也亦云仙者昇焉
言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奉手謝而去其
家得遺屐俗亦謂之為投父堆上有子晉祠
又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姜惡公寤生與段京居
段不弟姜氏無訓莊公居夫人故城謂誓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故城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
忻大隧之賦洩之慈有加融之孝得常矣

將軍望鄉臺

女子望鄉館

述異記漢成帝遣將軍王廣戍邊及帝崩王莽篡逆廣
與莽有隙遂畱不敢歸因逃入胡中宰相率築臺為士

望鄉之處

又晉永嘉亂既已至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平
城公主奔入兩河界悉為民家妻常快不悅有故鄉
之思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館

梅梁

梅溪

述異記越俗說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
枝葉又四明圖經大梅山在鄞縣東七十里蓋漢梅
子真舊隱也山頂有大梅木其上則伐為會稽禹廟之
梁張僧繇畫龍于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後
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

于柱

蘇州記淹梅溪昔有梅樹吳國朱為姑蘇臺後忽於此
沉今湖州側猶有梅溪

兔園

西園

三輔黃圖梁孝王築兔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落
猿巖栖龍岫又有鴈池中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
連延亘數十里奇果樹珍禽怪獸畢有王日与宮人異
賓客弋釣其中

曹子建公讌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上宮儀冊

周平文西園孤月秀心鏡而射明小山叢桂偃情田而

竝列

劉損葺垣牆於太伯廟

葺允設蘋藻於季子廟

南史劉損為吳郡太守至閭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宇頽
毀垣牆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
即令修葺

又葺允為都陽王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
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文為詩以叙意辭理清典

見諸葛碑銘

經馬援銅柱

北史史萬歲擊南寧夷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

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
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
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

又刊方經畧林邑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
擊走之師至耑黎江既渡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
至方以弩射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于
是洊區粟進至大綴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
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
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

鳳潮歸然獨存

靈光儻然獨存

漢中記建章宮園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
號鳳潮也繁欽建章鳳樓潮賦曰秦漢規模廓然毀泯
唯建章鳳潮儻然獨存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
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
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
章之殿皆見墮壞而靈光儻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
馮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
以永安也

模木生周公塚上

楷木生孔子塚上

淮南王草木譜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綠秋白
父黷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塚上其幹枝疎而不
屈以質得其正也

言高敞地

遷高顯地

史記大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
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言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按水經注曰淮
陰城東有兩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
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
矣東一陵即信母冢

晉書劉超死蘇峻之難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
顯近地葬之使出得瞻望其墓

燕數萬銜土置臨江閔王塚上

燕數千銜土投定陶丁姬冢中

漢書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墻地為宮上徵榮行祖於
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壞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
王不及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邳都簿責訊王
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百姓憐之

漢書王莽秉政貶定陶丁太后號曰丁姬平其故塚又
周棘其處時有群燕數千銜土投丁姬冢中

師古曰穿謂墻中也

玉匣殮屍

玉璧藉屍

後漢赤眉尅掘諸陵取其宝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
尅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姪穢漢儀
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為扎長尺廣一寸半為匣下至足
綴以黃金縷謂之為玉匣也

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于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
所壞甚多復尅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
四周為微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
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
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主之冢破其棺
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

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其人輩共奉出死人以倚
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
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
物而不朽之效也

何類長沙王

甚肖志烈王

世語曰黃初末吳人尅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塋于臨湘
為孫堅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与尅者見吳綱
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
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否答曰即更葬矣
自芮之卒年至冢尅四百餘年綱芮十六世孫

案漢書吳芮秦時番陽人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
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黠布歸芮妻之因率越人率兵
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子偕攻析酈
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
為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
死上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從為長沙王都臨湘
一年薨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作
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班固贊曰吳芮之起不失正
道故能傳號五世以每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
甲令而稱忠也牛僧孺玄怪錄載唐元和中饒州刺
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為神人擊死後有仙官治其

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皆
非也水經注臨湘縣治西北有北津城縣北有吳芮
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司為廛郭之佳憩也
薛用弱集異記蘭陵葉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游行信
共滄瓜州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
肖于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歎陳二子
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
將啟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
心嚮焉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
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曰某吏於某處擒獲盜塚盜
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及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

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絏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僊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歎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祭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則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聞鄱陽王冢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于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年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是葉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啟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

驗乎

牛眠地

狗舐泉

晉書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園見一牛眠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年如其所言云

魏書介朱榮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

得古塚遣功曹何衍為之起墳
祭古塚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

南史始真簡王鑑為益州刺史于州園地得古塚每復

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室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鏗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祭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嘗不同乃遣功曹何衍為之起墳諸宝物一不得犯南史宜都王鏗為南豫州刺史于時人祭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為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條以啟引鬱林勅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

塹杜氏山岡

塹鮮于祖墳

北夢瑣言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倫子宗北宗派不同常蒙輕遠公銜之洎公宦遠後因事塹斷杜陵山脉由是諸杜數代不振鮮于仲通兄弟澗州新井縣人偃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勅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岳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小地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為奇事比後及壯常有負之色歷官終於晉州安岳縣不自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地也

國人哀三良賦黃鳥

國人傷三貞賦黃鳥

左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

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詩曰交々黃鳥止于棘誰從穆
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惻々其慄彼
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々黃鳥止
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
惻々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々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惻々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華陽國志永初中廣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邨
妻義王元憤妻姬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其妻之節守
一醮之礼号曰三貞遭乱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
自沉于西漢水而没死有黃鳥鳴其亾處徘徊焉國人
傷之乃作詩曰関々黃鳥爰集于樹窈窕淑女是綉是
黼惟彼綉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齊侯躬吊杞梁之室

左傳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
何辱余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与

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杜注殖即杞梁

左傳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室存者
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与之犀軒与直蓋而先
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以綿上為介推田

環會稽為范蠡地

左傳晉侯賞從亾者介之推不言祿亦弗及推曰獻
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
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
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久矣其
母曰盍亦求之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以
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
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
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

志吾過且旌善人地按洙容壽氏云縣上者西河界休縣
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曰子推從者西河界休縣
上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山每左傳稍異而大
畧亦同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推怨於山每左傳稍異而大
山亦同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推怨於山每左傳稍異而大
焚死是後雜傳如汝南先賢傳則其於山每左傳稍異而大
子推焚骸一雜傳如汝南先賢傳則其於山每左傳稍異而大
月為子推骸斷火令食三日不食而死武帝以冬原上舊俗
門皆為子推骸斷火令食三日不食而死武帝以冬原上舊俗
也案後漢周奉傳云太原郡舊俗以冬原上舊俗以冬原上
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曰原郡舊俗以冬原上舊俗以冬原上
冬中輒一禁至其亡月咸曰原郡舊俗以冬原上舊俗以冬原上
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敢烟損夔夔為樂刺史乃作愚民每
使還溫食於節是令冬去火敢烟損夔夔為樂刺史乃作愚民每
是冬中非今於節是令冬去火敢烟損夔夔為樂刺史乃作愚民每
四時皆改其節是令冬去火敢烟損夔夔為樂刺史乃作愚民每
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又郊
特牲云季春出火為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又郊
傳禁火之季春出火為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又郊
國語越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

復入于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益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

范蠡地

太宗為王珪立廟

太宗為戴胄立廟

舊唐書王珪通貴漸久而不言私廟，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為立廟以媿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

又戴胄卒，太宗詔虞世南撰為碑文，又以胄宅宇敝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造廟。

駢志卷之十二

一集

已部下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三月相承

兩月相承

晉書愍帝二年有三月相承出于西方而東行

南史梁武太清二年春正月朔兩月相承如鉤見于西

方評曰閏氏春秋有衆目並出小月兼大月大月承

三月並照

兩月俱見

載記劉聰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

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于天獄而滅

南史梁元帝承聖元年時有兩日俱見

日隕于地

日出于夜

晉書愍帝二年辛未辰時日隕于地

又元帝太興元年冬列曜僭即皇帝位于赤壁十一月
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

日中有若飛鷲

日中有三足鳥

晉天文志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鷲者數日
乃消又懷帝永嘉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
照皆赤日中有若飛鷲者

又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涼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
足鳥形見分明五日乃止

月暈左角占角蟲將死

驛馬星流計赦書應至

北史天興五年月暈左角鼎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既
尅姚平于紫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
大疫輿駕所乘數百頭亦同日斃于路側自餘首尾相
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
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
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七星化人

七星化人

國史纂異云太宗時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市飲酒使人候之有僧七人共飲酒二石太宗遣人召之笑曰此必李淳風小兒在彼言我也忽不見西陽雜俎云僧一行幼嘗有德於王姥王姥兒殺人係獄姥求救於一行一行乃從大篋于渾天寺中投布囊于二奴曰某坊廢園至昏當有七物入來可盡掩之爾後果有群鼠至奴悉獲之一行令冥篋中玄宗急召一行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災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

將大警于陛下也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一行歸放反出又其夕太史奏北斗星見凡七日而復

天雨金三日

天雨金十斛

述異記先儒說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是也又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

又漢世第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于其家

天雨稻

天雨粟

述異記大禹時天雨糝古詩云安得天雨糝飼我天民下
又呂后三年天雨粟又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雨
穀三秦魏地凶穀二十頃又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永光天雨草

元始天雨草

漢書五行志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膠結

大如彈丸

又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

按京房易傳曰君各

于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

夏霜

晝霜

余歷序樂令道夏隕霜 又穆公即位仲夏隕霜殺草

日中不消 又五行志證聖元年六月陸州隕霜殺草

吳越地煖而盛夏隕霜昔所未有

隋書北齊武成時晝霜下

洛竭

淮竭

史記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昔伊洛竭

而夏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南史宋太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有郡明僧紹竊

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陽伏而不泄陰迫而

不蒸于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

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德之季爾誌吾言爾勿泄也竟如其言

秦武王時渭水赤三日

秦昭王時渭水赤三日

五行志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若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冷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于道者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于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

易傳曰君酒于酒淫于色賢人潛國憂危厥異流水赤也評曰按新序論衡論衡鞅一曰臨渭而論曰七百餘人此驗渭水盡赤号哭之聲動於天地蓋武昭謂赤之異至

河赤于龍門三日

河赤于龍門三里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于龍門三里 又京房易

占河水赤下民恨

水赤如血

水黑如墨

南史陳太建十四年秋七月自建鄴至荆州江水色赤

如血

又陳禎明二年四月到州南浦水黑如墨

石言于魏榆

石言于平陽

左傳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雕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直乎
晉書愍帝建武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又載訖石言于陝若言勿東者
石然于泰山八月而滅

土然于閩中月餘不滅

載訖石李龍時石然于泰山八月而滅

又初秦之末亂也閩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

石碑生金

墓碑生金

晉書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

金可採

又庾冰令郭璞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果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

城見血而去
閩有血便走

神異傳秦時長水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為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日往窺城門侍歆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怒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歆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為谷矣淮南子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智與罷怯不肖者同命高誘注云歷陽淮南國縣名昔有老嫗嘗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閩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閩

閩者問之嫗對曰如其暮門吏故殺鷄血塗門閩明且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子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為湖也

霍禹第門自壞
董賢第門自壞

漢書霍禹第中鼠暴多与人相觸以尾畫地鴟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撒瓦投地就視亡有按五行志曰時禹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

又哀帝詔將作大匠為董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絳錦下至賢家僮僕皆

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室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
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每故
自壞按五行志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嬌嫚
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板幹一夜自移

六梁一時躍出

魏土地記盧植言代城之初築也板幹一夜自移此故
代西南五十里大澤中宮城自護結葦為九門于是就
以為治城圓匝而不方周四十七里開九門更名其故
曰東城又應劭曰城徙西南去故代五十里故右代曰
東城

晉書周筵于姑熟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
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

襄平北生肉

平陽北生肉

魏志初公孫淵家教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
蒸炙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司口喙每
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載記劉聰時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
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
步真肉于平陽肉旁常有哭声晝夜不止聰甚惡之

汲郡鑄鐵飛上

沛郡鑄鐵，不下

漢書五行志：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銷皆飛去。又和平二年春，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陷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

銅人生毛
金像生毛

漢書郊祀志：宣帝甘露元年正月上辛，車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虞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為美祥。

洛陽伽藍記：太常氏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

中胡煞猪，忽唱乞食聲及四隣，人謂胡兄弟相毆鬪而來觀之，乃猪也。即捨宅為歸覺寺。合家入焉。晉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肩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李暹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

畫人縮頭
游仙震動

載記：石季龍時，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為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

梁武帝紀：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儂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鴻範為祲。

平等寺石像奉頭

平等寺金像垂淚

北史永熙二年平等寺浮屠成孝武會萬人于寺石佛
低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

洛陽伽藍記平等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
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
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
宗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
臾間綿濕都盡更換以他綿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
明年四月余未榮入洛陽誅戮百官灰土塗地永安二
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

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
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至十二月余
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于晉陽按宋嘉祐中邕別佛寺
不止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郡守錢師孟知其
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寧元年又動而錢師孟知其
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失其他物不可解佛宣大為
哉以五行傳推之近土失其性也又身忽迭前迭却
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作蓋幾是則之
俯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而火作蓋幾是則之異乎

臨洮長人

宿渠長人

五行志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
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為夷狄
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及喜以為瑞鉅天

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築長城故大人
見于臨洮明禍亂之起按水經注秦始皇二十一年
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為善祥鑄金人十二
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
銘其背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郡縣正法律
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李斯書也故
衛恒叙篆曰秦之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山銘皆斯
書也漢自阿房徙之未央前俗謂之翁仲地皇二年王
莽夢銅人立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
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後董卓毀其九為錢其存者
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勝至霸水西停之漢晉

春秋云或言金狄泣故田之石虎取置鄴信符堅又徙
之長安毀二為錢其一未至而苻堅亂百姓推置陝北
河中于是金狄滅除

華陽國志秦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宓渠秦史胡
毋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李雄之
王祖世出自宓渠有識者皆以為應之

陳焦埋六月更生

柳棠死二日忽言

異志孫休時吳氏陳焦死埋之六月更生穿土中出
搜神記臨海松陽人柳棠從張悌至揚州棠病死船中
二月時軍已上岸岳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

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宋曰上天北斗門下卒
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
下人怒宋叱逐使去宋便去怖懼口餘聲亮揚耳其日
悌戰歿

黑衣人呼官今大赦

玄衣人說三日而赦

載記苻堅親為赦王猛苻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
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
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
中竝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赦外窮推之咸言有
一小人之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

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

朝野僉載自觀中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嘗有鵲巢
其側每餽食以餒之後隣地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
康獄月餘劾不承歎訊之其鵲止于獄樓向景逸歡喜
似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由來云路逢玄衣
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
鵲之所傳

大原生婦

周冢殉女

傳子時太原冢破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
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

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于地中邪將一朝歿生
偶与瓮冢者會也

顧愷之啟蒙注魏時有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
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爰
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

桑生于朝一暮大拱

桑生于宮數日而枯

史記亮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木戌懼問伊
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焉帝其修德
木戌從之而祥桑枯矣

丹書惠帝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

而枯無何而愍懷太子廢

斷樹復立故處

僵樹自立故處

漢書五行志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
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後樹復立故
處

又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七丈

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

按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師古曰屬妃
后有顛木僵反立斷枯復生師古曰顛天辟惡之淳如曰

天辟謂
子也

樹生支如人頭
柱生支如人形

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栲樹生支
如人頭肩目鬚皆具止髮耳

又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
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
分按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
狀

陸地生蓮

閣下生蓮

閩令內傳喜生時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又

晉范甯為豫章守表新塗縣廳事前陸地生蓮花

萬歲曆有太和二年閣下生蓮花

儀仗生華

柱節生花

晉書五行志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
華如蓮華五六月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室以為狂華
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
華之奄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

南史初葉紇將僭號妖怪不一內寢相殿柱繞節生花
其莖四十有六蠶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妖花
非佳事也

柱生栢枝

柱生槐枝

寰宇記巴郡有栢柱大可十圍高二十餘丈乃公孫述時樓柱所斫之處忽生枝而不朽

玉堂閑話長安城有孫奩家宅居之數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孫氏猶障閉之不欲人見昔年後漸滋茂以至柱身通體皆變壞其屋上衝秘藏不及衣冠士庶之來觀者車馬填咽不久奩處巖廊居節制人以為應三槐之朕亦甚異也

稗化為稻
桑化為栢

吳志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為稻昔三苗將亾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晉永康元年壯武國有桑化為栢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北原山下草木有鐵騎象
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

載記石勒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形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中不可量也

又苻堅与苻融登城望王師見部障苻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勦敵也

何謂少乎。恠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神。若有力焉。水經注八公山。云樹木惟重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列安廟。列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為俊異。至多神僊祕法。鴻宝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無往。衰之術未敢生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空洞。乃与安登山埋金于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即以八公為司。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闕矣。唯

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牀。帳如平生。被服纖麗。咸羽扇裙帔巾。壺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刻永明十年所建也。

花印紅迹
壺印紅色

青瑣記明皇時有獻牡丹者。謂之楊家紅。乃楊勉。交花也。余力士將花上。貴妃方對粧。妃用手拈花。時勻面脂在手。即于花上。帝見之。問其故。妃以狀對。上詔于印。僊春館栽。來歲花開。上有手印紅迹。帝賞花。驚異其事。乃召為一捻紅。後樂府中有一捻紅曲。

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某年

十七容貌絕世時文帝選良家子入宮靈芸別父母淚
下沾衣至升車就路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即如紅也及
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色矣帝改靈芸名曰夜來妙
于鍼工難處深帷重幄不用燈燭裁製立成昨夜來縫
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

雙劍化龍

二鯉化鐵

晉書張華傳華佩于將華誅失劍所在雷煥子華持莫
邪經延平津忽躍出隨水見兩龍各執丈幡涼有文長
章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晉南蛮傳林邑奴文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

以為刀成乃對大石嶂而說之曰鯉魚變化治成雙
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

龜生毛

兔生角

述異記商紂時大龜生毛兔生角矣甲將兵之兆按龜
角佛家有此說似謂世所必無者若
述異記所載則復有之斯亦奇甚矣

松變為青牛

梓化為青牛

嵩高山記嵩嶽有大松樹或百歲千歲其精變為青牛
或為伏龜採食其實得長生

郭氏玄中記秦文公伐大梓樹不克夜有鬼問梓樹

曰豈柰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絲繞樹豈不敗
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于秦王依此言伐之中有
青牛逐之入澧水列異傳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
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
是置旄頭騎使先驅

牛化為虎

羊化為狼

述異記周幽王時牛化為虎羊化為狼洛南有避狼城
云幽王時群羊為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
村是其處也

牛言

犬言

晉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白
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按京房易數曰牛
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
被文綠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

秦昭時牡馬生子

漢哀時牡馬生駒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
子而死劉向以為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
東侵諸侯至于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
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彊得

天下而還自滅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
姓者。至于始皇果呂不韋子。

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群
飲食太守以聞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猫犬作人言

乘馬作人語

北夢瑣言唐左軍容使嚴遵美于闐官中仁人也自言
北司馬供奉官勝衫給事每乘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
使解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貶黃指
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嘗思退休一旦
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

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庭自驚自
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果州蜀
軍收降興元因從于劍南依王先主優待甚異以青城
山下別墅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与西門李
去為季孟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
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官忠佞好惡嘗聞此傳偶
未得見即蒼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
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成都移渚官
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
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于晉殆類此也

狗生角

鷄生角

漢文帝後五年六月有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
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

晉安帝四年有鷄生角尋墮落

豕生兩頭

豕生四足

豕生八足

牛生六足

晉書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
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若豎上也生而
死不遂也

又建武元年有豕生足

舊唐書京師人家豕生兩首四足有司欲奏賞參曰此

為豕禍安可上聞棄之

又時郊牛生犢有六足者太僕卿周皓白宰相請奏李
泌戲荅以遣之

魯定時鼯鼠食郊牛

魯哀初鼯鼠食郊牛

春秋定公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

又哀公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按京房易傳曰子不

子鼠食其郊牛又成公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

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鼯鼠齧郊牛角

鼠舞

鼠巢

漢書五行志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
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
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按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
鼠舞門

又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柘葉上
民爰朽及榆樹上為巢桐柘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
矢數十按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

兩足獸
四角獸

晉書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鹿之孽也
又不康七年十一月景辰用獸見于河間

輅軫中雌鷄化為雄
府史家雌鷄化為雄

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軫中雌鷄化為
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顏師古注云將謂率領其群也
又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為雄冠距
鳴將

雀生鳥

雀生鱗

燕生鷹

燕生爵

法苑珠林帝辛之時有雀生鳥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
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
晉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宮中燕生鷹口爪俱赤此有

与商紂宋隱司象

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麟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麟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司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寇以示勇割偃之背鏗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者固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俛候之館遂得而滅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裏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也

白黑鳥鬪

蒼白鸞出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与黑烏群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或者數千京房易傳曰逆親之厥妖白黑鳥鬪于國時有吳楚之反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鸞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刘元海在勒相繼亂華

内蛇与外蛇鬪鄭南門中

外蛇与中蛇鬪孝文廟下

在傳魯莊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
按漢書五行志刊而以為近蛇孽也先是鄭厲公劫相
祭仲而逐元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
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僇子儀此外蛇殺內
蛇之象也

漢書五行志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子
邑中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
事自趙人江充起

蝗鑽土飛出
蝗穿地而生

載記刊魏時河東大蝗惟不食黍豆新準率部人收而

埋之哭聲聞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

又石勒時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
八月而卧四日蝗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

魚見武庫上

雉雒武庫中

魏志嘉平四年夏五月魚二見於武庫屋上此魚孽也
王肅曰魚生于淵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
其殆有棄甲之變乎

晉書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雒張華曰此必蛇化
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

魏嘉平中二魚集武庫屋上

見上

晉太康中二鯉集武庫屋上

晉書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下上牢干以為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京房易攷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炊飲化螺

炊黍變血

晉書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又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禍及又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為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卒

蠶蛾喫人

飛螽螿人

靈徵志 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喫人虺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或者二十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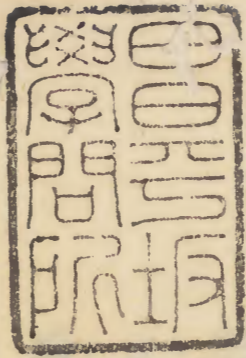
梁武帝紀太清二年九月益州市有飛螽萬群螿人死

燕尾詭

黃爵詭

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燕、尾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若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尾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板謂宮門銅鑊言將

真貴也。後遂立為皇后。身昭儀。賊害後。信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又成帝時。諤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金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駢志卷之十二



